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Bhartrhari 《字句論》語言哲學之研究

A Study on Bhartrhari's Vākyapadīya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6-2411-H-343-003-MY3

執行期間：96年8月1日至99年7月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南華大學宗教學所

計畫主持人：何建興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吳苔綺、陳彥伯、蘇凌彰、黃博涵、葉果真、王之怡、陳俊明、
釋效定、卓芸心、Bela Vasarhelyi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目錄

-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 二、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 三、報告內容
 - 1. 前言
 - 2. 研究目的
 - 3. 文獻檢討
 - 4. 研究方法
 - 5. 結果與討論
- 四、參考文獻
- 五、計畫成果自評
- 六、附錄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為三年期計畫，以五世紀印度文法家學派哲學家 Bhartṛhari 的《字句論》(*Vākyapadīya*)為對象，探討其語言哲學思想，並撰述相關學術論文。《字句論》一書哲學義理豐富，但國內學界尚無人探討此書，國際學界的哲學性研究也嫌不足；希望藉本計畫的執行，闡明其語言思想意蘊，揭顯此思想的現代價值。

計畫執行自梵文原典入手，採取文獻研究法、哲學分析法以及比較哲學法等方法。依序閱讀《字句論》第一卷與第二卷相關學術論籍，並將此二卷大部分偈頌自梵文原文譯為中文。繼之，則對重要思想觀念進行哲學分析、詮釋與比較，運用當代哲學概念，但避免強以西方哲學理論相比附。第三卷的研究則以該卷第三章〈觀關係品〉為主。本書相關卷品偈頌頗多，所處理的議題也相當多，加以計畫執行期間另有其他計畫與論文撰寫工作，以至於執行進度受影響，不能盡如先前所預期。不過，本計畫已撰寫英文學術論文三篇，分別探討 Bhartṛhari 的《字句論》對於「直觀」(*pratibhā*)概念、語句意義與理解、概念性與知覺之關係、字詞意義與比喻性、施設性存在等議題。此類研究大有助於計畫執行人對於《字句論》的了解，其研究成果於國際學界也應有其學術貢獻。三篇論文中有一篇正於國際學刊審稿中，另兩篇論文也計畫投稿國際哲學期刊或先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關鍵詞：Bhartṛhari、*pratibhā*、前概念性知覺、施設有、《字句論》

二、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This project propose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text *Vākyapadīya*, written by the fifth-century Hindu grammarian-philosopher Bhartṛhari, to make explicit its linguistic-philosophic thought. The text abounds in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should be of interest to contemporary scholars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owever, it has been neglected by present-day Chinese scholar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world has not done enough to disclose its philosophic insights.

The method followed in the project is threefold: philological research, 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ical research. We hav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most verses of the first two volumes of the *Vākyapadīya* and made commentaries on them when needed. We have engaged in philosophical analyses and comparisons in relation to key issues in the text. We have focused on Bhartṛhari's notions of *pratibhā* (as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intuitive knowing, and knowing-what to do), *upacārasattā* (superimposed existence as word meaning), and the issue of preconceptual perception, and written three English papers on the notions and issu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apers will make contribution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Bhartṛhari's linguistic philosophy eve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Keywords: Bhartṛhari, *pratibhā*, *Vākyapadīya*, preconceptual perception, superimposed existence

三、報告內容

前言

本專題研究計畫「Bhartṛhari《字句論》語言哲學之研究」，以印度教文法家派(Vaiyākaraṇika)哲學宗師、五世紀的 Bhartṛhari 為對象，探討其主要著作《字句論》(*Vākyapadīya*)的語言哲學思想。《字句論》原書以梵文寫就，共有三卷，內容相當豐富，不易卒讀，但它也被譽為是古代印度有關文法、語意論及語言哲學的最主要著作。本計畫執行期間針對《字句論》三卷主要內容，從梵文原典入手，採文獻研究法、哲學分析法與比較哲學法等進路，探討《字句論》的特定語言哲學議題，並分別就 *pratibhā* (直觀)概念、Bhartṛhari 論知覺以及 *upacārasattā* (施設有)概念三者，撰寫學術論文三篇。

研究目的

古印度文法家派的語言思想廣大多樣，對印度哲學的發展有不小的影響。然而，國內哲學界殆絕少聽聞此學派或 Bhartṛhari 的《字句論》一書者，遑論對該書思想的了解。據此，本計畫以三年時間，探析本書的語言哲學見解，使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不至於闕然，也讓華人學界較多人了解，古代印度在語言哲學研究上所獲致的思想高度。

《字句論》係梵文著作，內容又常涉及梵文文法，本書的研究將有助於研究者梵文知識的提升，利於梵文的教學與研究。此外，梵文雖是印歐語言之一種，但其在印度的流佈與使用，自發展出自身

獨特的性格。若如中國大陸前輩學人金克木所言，梵文〔「梵語書面語」〕的發展是向著古漢語趨近，則《字句論》語言哲學的研究，或能提供研究中國語言哲學的新方式。申請人擬在本計畫完成之後，轉而研究中國佛教乃至道家、名家、墨家等語言思想，或許能開出異於現時中西學人進路的新視域。

另一方面，國際學界對於《字句論》的哲學性研究仍嫌不足。即有研究，或未能運用當代哲學概念以為分析利器，或落於西方語言理論窠臼，是以這研究仍有開拓空間。Bhartṛhari 思想與申請人較熟悉的印度大乘佛學有相似處，加上個人的哲學訓練，在此思想的分析與比較研究上，或許能另闢蹊徑，有異於前人的新成果產生。

文獻檢討

國際學界對於 Bhartṛhari 《字句論》語言哲學的研究，大抵始於二十世紀中葉。不過，就哲學性較強的研究而言，則約至 1980 年代才開始。Raja 於上世紀六零年代出版的 *Indian Theories of Meaning*，是論述古印度各家學派語言理論的先驅，於學界頗負盛名。書中有專章討論 Bhartṛhari 的 *sphoṭa* (real word) 概念，也有部分篇幅涉及《字句論》第二卷的議題。書中正確指出，對而 Bhartṛhari 言，語句是最基本的語言事實，字詞則僅是來自於語句的不實在的抽象而已。該書也論及語句的定義與條件、字詞的首要意義與次要或引申意義等，並提及西方哲學家 Wittgenstein 等人的相似觀點。Raja 扼要說明 *pratibhā* 一概念，就其意指語句意義而言，它不可區分，也不可界定，但能夠引生相應的行動。他也論及佛教哲學家對此概念的理解。整體而言，本書對《字句論》的討論尚欠深入，某些解釋也有問題，例如對於第二卷 31 頌的解釋。其價值或在於，使我人能從較廣的印度語言思想脈絡理解 Bhartṛhari 的思想。

Sastri 的 *The Philosophy of Bhartṛhari* 是研究 Bhartṛhari 語言思想的專書，論列 Bhartṛhari 對於語言本性、實在、人生目標、*sphoṭa* 以及 *pratibhā* 等概念。究實言之，本書重點偏重在形上學與解脫學課題，與本計畫較相關者，主要集中在論述 *pratibhā* 處。Sastri 強調語言與意識的一體性，*pratibhā* 既是語句意義，也是直接、不可分割、單純的 illumination，而為思辨與實踐的可能性基礎。他對這概念有較深入的討論，有不少特殊的哲學見解。不過，他的文字表達欠缺條理性，部分解釋也有疑義。

Herzberger 於 1986 出版 *Bhartṛhari and the Buddhists* 一書，論述 Bhartṛhari 與陳那等佛教量論學者間的思想交涉，提出不少新穎的見解。不過，本書雖然哲學意味濃，但作者語言文獻學基礎弱，觀點過於主觀，常有匆促結論之嫌。她認為，對 Bhartṛhari 而言，除了事物共相之外，另有字詞共相 (word-universal) 存在。這點誠有根據。但她更認為，字詞共相具有語義面向 (semantic aspect)，且諸字詞共相間形成一層級系統。歐陸學者 Bronkhorst 撰寫“Studies on Bhartṛhari, 3. Bhartṛhari on Sphoṭa and Universal”一文，有力地批評她的論點，顯示其出於《字句論》的誤讀。Bronkhorst 自己認為，Bhartṛhari 對 *sphoṭa* 提出兩種觀點，分別為共相觀與實體觀，但這樣的結論仍顯得薄弱，他也未觸及 *sphoṭa* 如何或是否具有語義面向等關鍵議題。

較值得注意的是，B. K. Matilal 於 1990 年出版 *The Word and The World* 一書。本書以 Bhartṛhari 的文法見解與語言哲學為主，兼及其他印度思想流派的論點。本書第一部份內容有如綱要書，議題探討

未見深入，不過對本研究仍有參考價值。第二部分除闡述 *sphoṭa* 概念的歷史流變外，也論及 Bhartrhari 有關字詞與語句的優先性、語言的遍在性、語言與知覺的關係等議題，部分觀點已引於本計畫所撰述的學術論文內。其次，1994 年印度初版的 *Bhartrhari: Philosopher and Grammarian* 一書，係第一屆 Bhartrhari 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有不少佳作；其中京都大學赤松明彥(A. Akamatsu)教授有論文討論 *pratibhā* 一概念，有助於筆者撰寫相關論文。

Jan E. M. Houben 於 1995 年出版的 *The Sambandha-samudesa (Chapter on Relation) and Bhartrhar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係《字句論》第三卷〈論關係品〉的譯註研究，但也部分篇幅討論此書第一、二卷。有關 Bhartrhari 的 *sphoṭa* 概念之與話語音聲的關係，Houben 指出，書中隱有 two-level model 與 two-capacity model 兩種模型，並傾向以後者為 Bhartrhari 的主要見解。Houben 的觀點具假設性，不過仍值得參考。此書於〈論關係品〉譯註處對於 *upacārasattā* 概念的討論，對撰寫“Reference and Superimposition: An Indian Grammarian View of Word Meaning”一文助益頗大。不過，作者哲學訓練嫌不足，哲學論述能力較差。

有關 Bhartrhari 語言思想的學術論文方面，Aklujkar 撰“*The Word is the World: Nondualism in Ind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一文，探討 Bhartrhari 的語言觀與存有論。氏是當今 Bhartrhari 研究的權威學者，只是其進路主要是語言文獻學式的。此文中，他指出 Bhartrhari 等於提出了「語言(word)是世界」這樣的論題，並討論幾種理解此一論題的方式。基本上，他想避免以一元論方式理解 Bhartrhari，而以 Bhartrhari 仍接受物理世界的存在，不以之為某種形上的語言真實的產物。Johannes Bronkhorst 的“*The Peacock's Egg: Bhartrhari on Language and Reality*”一文，則討論《字句論》的整體主義以及 Bhartrhari 對於「傳統」的看法。這兩篇論文都是具參考價值的佳作。

其他仍有一些與本研究主題較貼近的學術論文與專書篇章。Iyer 的 *The Vakyapadiya: Some Problems* 以及 Matilal 的 *Perception* 都論及 *pratibhā* 概念，但是篇幅不多，因而對於進一步學術論述的助益有限。Tola 與 Dragonetti 的“*Some Remarks on Bhartrhari's Concept of Pratibhā*”一文，提供不少有用的資訊，討論也較為深入。例如有關 *pratibhā* 與我人本性、實踐以及語言的關係，他們的討論較接近文本，而優於 Matilal 的論點。Hideyo Ogawa 撰有“*Bhartrhari on Representation (buddhyākāra)*”一文，以語言文獻為基礎，深入探討 Bhartrhari 對於字詞意義的看法，而可以與「施設有」概念參照。他認為，Bhartrhari 兼以內在表象(*buddhyākāra*)與外在個體物為字詞意義，此一看法不無疑義，但整體言，此論文相當具有學術參考價值。西方學界對於 Bhartrhari 的知覺觀欠缺學術論文論述，主要見於前引 Matilal 等人的著書中。

整體而言，晚近幾年 Bhartrhari 的研究似乎走下坡，而現有作品仍較偏於語言文獻與一般的義理詮釋，較欠缺深入的哲學分析。此外，將《字句論》思想與當代西方語言哲學相比較的著作也罕見。計畫執行人在語言文獻學的基礎上，從事深入的哲學探討，期能揭顯此書語言思想的哲學意蘊及其現代相關性。

研究方法

本計畫自梵文原典入手，採文獻研究法、哲學分析法與比較哲學法等進路。「文獻研究法」指以《字

句論》各卷相關梵文版本為對象，參考古梵文註釋以及現有英文譯本，理解書中各頌大意，將之譯為中文，並視需要加上註解。《字句論》第一卷與第二卷另有一傳統歸予 Bhartṛhari 的注釋書，對我人理解該卷有不少助益；因此，研究上也將此書納入。本計畫不是譯註研究，有關翻譯部分主要是協助理解文意，以及方便通觀文本脈絡。

「哲學分析法」乃進一步詮釋《字句論》文義，批判地分析、檢討其思想意蘊。此中著重對書中主要哲學名相之意義的分析討論，確認其意義使用的一致性或不否；其次分析相關議題與觀點，探討其預設、內在結構、理路開展以及可能意涵，發展其思想意蘊，乃至揭露其理論困局。此外，在論文撰寫上也採取哲學分析進路，務求名相、概念的清晰界定與使用，並對所引文字進行詮釋、分析與理性重構(rational reconstruction)，以系統地揭顯相關理論或文義的哲學深意。

在「比較哲學法」方面，計畫之執行涉及印度佛教中觀學派、佛教量論、印度教正理學派等，討論《字句論》語言哲學與其他學派語言思想的異同關係，顯示 Bhartṛhari 的哲學思惟型態與思想取向。本研究既關切《字句論》的現代價值，自應訴諸當代哲學概念以為分析工具，且以之與西方語言哲學理論比較，藉此呈現本論的思想價值。以針對 *pratibhā* 概念所撰寫論文為例，文中將此概念與 knowing what 概念連結，並與英國哲學家 Gilbert Ryle 於 *The Concept of Mind* 一書第二章所提的 knowing how 與 knowing that 概念相比較，顯示 *pratibhā* 知的特殊性與現代研究價值。至於「施設有」相關論文，則以 Bhartṛhari 的字義觀與 G. Frege 的 sense and reference 理論相提並論。

結果與討論

依原先計畫，本三年期計畫以每一年研讀《字句論》一卷，並撰寫相關論文。不過，由於同時間又撰寫其他論文、執行其他計畫而影響執行進度。譬如，筆者於 2009 年 1 至 7 月期間，執行國科會國合處的補助學者國外短期研究計畫，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系進行約半年的研究；由於該研究主題與本計畫無關，國外的短期研究不免延緩本計畫的執行。無論如何，《字句論》第一卷與第二卷的閱讀仍順利完成，而第三卷則僅能集中於與所撰寫論文較相關的第三章〈論關係品〉。

《字句論》第一卷約有 155 頌，討論議題包括：語言、終極實在與現象世界的關係，文法研究的價值及其與解脫的關係，音聲(*nāda*)與 *sphoṭa* 的異同關係，語言與認識的關係，語言的遍在性，傳統的重要性等。計畫執行中先將書中大部分的偈頌譯為中文，視需要加上註腳或解釋，以方便理解文意，其呈現方式可例示如下：(第 44 頌至第 50 頌)

44. 語言學者於表達性(meaningful)語詞中辨識了兩種字詞。一種是諸字詞(=具體音聲)的原因(*nimitta*)，另一種則用來表達意義/對象(*artha*)。

Vṛtti:「從差異的(音聲字詞)中，無差異的(字詞)生起，並表詮了(*vācaka*)意義。以意義為體性的字詞，(於生起時)與之相結合」。〔Matilal 1990 與赤松 1998 以此頌應屬正文，而非註釋。這可說是 Vṛtti 註釋所提的另一種解釋：44 頌以無差異者為原因，這註釋的頌則相反，這應該是從聽者的立場來發言。由 51-52 頌可知，兩種字詞其實互為因果，各可為另一的 *nimitta*。依據 Iyer p. 59. 1, only the word which is a unity and has no differentiation can be expressive〕〔依據 Matilal p. 126, *sphoṭa* 的置定是為了回答此一問題：How are we to explai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complete meaning from sounds which are

uttered in a temporary sequence? Nada makes *sphota* manifest while it is also the caus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tter。另參見 Houben p.67 的討論]

45. 有些傳統學者說，這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差異。其他人則認為，由於心識構想(*buddhi*)上的差異，而有無〔根本〕差異者的〔彼此〕差異。
46. 就如同處於Arani-stick內的〔不可見的〕火，是另一〔點燃之〕火的原因；同樣地，處於心識(*buddhi*)內的字詞(=*sphota*)是〔形成一時間序列的〕諸不同音聲的原因。〔依據Iyer, the listener ultimately perceives it as a unity and it is then that it conveys the meaning。這係從聽者的立場來看〕
〔Note: 點燃的火可以照明自身與他物，參較下文第50頌〕
47. 先為心識所構想，並導向於某個意義，這〔字詞〕為發聲器官所產生的音聲所顯示。
48. 由於音聲於一序列中生起，無前、無後、無序列的〔能詮字詞〕依序列相生起，彷彿具有〔內在〕差異一般。
49. 如同處於他處的影像〔，如水中月的影象〕，由於水的動作的緣故，似乎具有它的動作。這是*sphota*與音聲二者的關係(*dharma*)。〔依據Matilal, the *sphota* and *nāda* share the (linguistic) properties in the same way〕〔46-49頌強調二種字詞的差異，見第45頌〕
50. 如同在識知之內，它的自身體相與所知相被見那樣，在字詞〔知〕中，〔字詞的〕自身相與對象相都被照顯。〔/本頌似乎不談兩種語言或字詞的差異，不過，「字詞」可以指音聲，「自身相」則指*sphota*。但未必如是，參見Houben p.69-70〕

Vrtti: Just as an awareness is dependent on the known on the ground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form of the known [object], so its not-meant-to-be-shown own form also is shown as if by another awareness. So, a past [awareness] not cognized by another awareness is known in the form of the object of recollection. Like that, the word, being changed [reduced] to the existence [*sesa-bhava*] of being a remainder with respect to the meaning, is dependent on the expressees and assumes its form; it also makes appear its own form as if being the primary [*sasinim*; what has remainder]. 〔這與陳那的「自證知」理論相當接近，某一識知因為自證知，才能被回憶。依據註釋，字詞既是首要的，也是次要的。相對於意義而言，字詞可說是次要的；不過，意義的理解有待於字詞本身的知解，於此則字詞可說是首要的〕

《字句論》第二卷多達約 490 頌，所處理的議題相當多，包括語句的體性、字詞與語句的優先性、字詞意義的真實性、語句意義的屬性及其與字詞意義的關係、對於字詞意義的不同理解、字詞的所表詮者、字詞與意義的關係、介係詞的表詮功能、語句意義的理解、字詞的首要與次要意義、字詞的應用根據、決定字詞意義的要素等等。筆者也將《字句論》第二卷部分偈頌譯為中文，視需要加上解釋。以下就與 *pratibhā* 概念有關的部分呈現如下：

117. 其他人教導說，藉由練習或訓練，所有的字詞是直觀(*pratibha*)的原因，如同嬰兒以及動物對於意義或事物(*artha*)的理解那般。

註：「直觀」在此指的是我人對於接下來該做什麼的一種頓時顯現的、整體性的理解活動，a knowing what to do。這直觀以構成語句的字詞為其原因，它甚至可以以個別的字詞為原因。例如，嬰兒與動物並無對於人類語言的知識，但可以藉由教導與訓練，由單一字詞的聽聞而有對於事物或意義的理解，並知道該做什麼。此處，Bhartrhari 強調訓練或練習的重要性，詳下一頌。

118. 這種練習是無始的(*anagama*，或是 *not handed down or fixed by tradition*)，有些人以之來自於常規或習俗的遵守(*samaya*)。它表現為：在這個之後，應該做那個。

註：這裡，*anagama* 不好理解，Iyer 參考 *Vrtti* 將之理解為，不是這一生教導的結果，它因此來自於例如嬰兒的前生。但它有可能指，這練習需要心領神會，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而不是單單取決於知識的教導。此處的「在這個之後，應該做那個」似乎不是指直觀的運作，而是指訓練、學習的過程。

143.當諸 [字詞] 意義個別地被識取時，[與它們] 不同的 *pratibha* 生起。它被稱為是語句意義，它為字詞意義所引起。

註：這裡不宜直譯為直觀，它不是語句理解，而是此理解所理解的意義。不過，*Bhartrhari* 顯然不想截然劃分語句理解與語句意義二者。如 Iyer 所指出，雖說字詞意義並不實在，或只具有實用性存在，它們卻是於心識中引生語句意義的資具。

144.無法向他人解釋其為「它是這個」(*idam tad iti*)。它在每個人自身的經驗行動(*vrtti*)中成立 or its existence is ratified only in th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of it, 甚至不能為行動者自身所描述。

註：此一直觀的內容是無法描述的，但這並不是由於它是私有的，畢竟，它也無法行動者/經驗者所描述。這裡所涉及的自然不是 knowing that, 或可說為是 knowing what (to do)。Bhartrhari 強調，我人可於當下的經驗活動中自我感知到它的存在，自證自知，knowing what it is like to understand a sentence and knowing what to do next。此中 *vrtti* 一詞的使用著重行動的面向，這裡應無思想與行動的二元性。

145.它彷彿造成 [彼此各別的字詞] 意義間的結合，不容分析思惟(*avicarita*)。它彷彿取得整個形相，而以對象的形態現起。

註：對 *Bhartrhari* 而言，字詞意義並不終極真實，因此它們間的結合只是宛然如此。依據 *Vrtti*，「整個形相」似指涵蓋字詞意義全體的語句意義。

146.有關所應該從事者(what is to be done)，無人可以在超越這(直觀)。後者或者直接由字詞 [的聽聞] 產生，或者依循語言薰習(*predisposition, bhavana*)而起。

註：Cf. *VP Vrtti* in I.124 or 123。「語言薰習」應指不是聽聞言語的情況，此時，其實仍有語言概念或隱或顯的運作。

147.整個世間依循之以為權威。甚至動物的行為也藉由它而起始。

註：*Punyaraja* 提及「良知」，這也是我人行為的權威指引。強調動物也有直觀，也有 knowing what to do。

148.如同特定實體因為成熟的緣故，自動地具有 intoxication 等的力量，同樣地，具有直觀的人的直觀也如是 [，在特定因緣具足、成熟時綻現]。

149.誰促生出布穀鳥在春天的叫聲？誰教導生物建築巢穴等？

註：這一切都由於直觀的作用，它引導生物在特定時間、處境作應該做的事情。雖說前一頌似乎意味著，這類直觀僅僅在某些時候產生，但實際上卻很難作限定。毋寧說，某些情況的 *pratibha* 的作用引致適切的結果，此時稱為「直觀」是恰當的，但是這作用應該常時存在著，一如 *Michael Polanyi* 的 tacit knowing 那樣。

要了解 *Bhartrhari* 的語言哲學，需要注意到他的整體論與唯心論思想傾向。「整體論」表現在他之以語句為基本的語義表達單位。「唯心論」的思想傾向，不但使他以終極真實具有心識屬性，也使他喜歡現象學式地訴諸意識內容來理解語言作用。對 *Bhartrhari* 來說，所謂 *sphota* 大抵指稱似乎不同

於音聲、但也藉之顯露的、真正具有意義的能詮語。它且是不可分而無時間序列的。此概念的提出既解釋為何序列性的音聲似能意指事物，也肯定了語言與思想的緊密聯繫。另一方面，一如我人心識是完整單一的事象那樣，語句所傳達的是完整無分的意義內涵，這樣的意義作為一整體顯然大於其部分的整合。所謂字詞或字詞意義，只是幫助聽者掌握語句及其意義的難以或缺的資具罷了。再者，意義必須與行動聯繫，才能在日常使用中被認識，而這意味著，語句意義之於字詞意義的優先性。究實言之，字詞意義是抽象的，乃至是不實在的。不過，他也認許字詞意義在日常實踐中的權宜性存在。

此中一個要點在於確認與辯護語句之於字詞的優先性。Bhartrhari 在《字句論》第二卷以不少篇幅，批評印度教 Mīmāṃsā 等學派的語言理論，也修正他之前的某些文法家學者的見解。除了以語句為最基本的語言單位一觀點外，他仍有不少頗具有現代價值的觀點。例如，文中有對於類似當代西方的意義指涉理論的質疑，強調語句意義自成一格，其表達與理解不需要依待於相應對象的存在。他肯定語義表達的多樣性，並表示字詞須透過它的實際使用，才能照顯它的特定意義，也就是說，雖說意義不等於使用，它卻在使用中顯露自身，或說與表詮語詞建立聯繫。

研究《字句論》的一個困難在於，Bhartrhari 喜歡採取可說是「(多重)視野論」(perspectivism)的進路，在其著作中臚列不同的見解，但時或沒有明確地說明他自己的偏好。如此一來，不容易確定他個人最主要的見解。即使如此，透過脈絡以及他的一般語言思想，仍可以大略確定他自己真正的看法。例如除了上述的見解外，Bhartrhari 也以「共相」理解 sphota，乃至以之來自於風、原子等的轉化。另一個問題在於，《字句論》的梵文偈頌簡要，有時不易確知其意旨，古代的註釋或不完整，或者僅能供我人參考。譬如，第二卷第 151 頌提及，*pratibhā* 從隨順語言薰習的 *āgama* 而生，後者區分為遠、近兩種。但是，*āgama* 究竟指什麼，有後世註解者以之為吠陀經的言詞，我人卻難以確知。

本計畫針對《字句論》一書撰寫三篇英文的學術論文。其中“Bhartrhari on Preconceptual Perception”一文討論 Bhartrhari 的知識論見解。他雖不是典型的知識論學者，但他在《字句論》對於知覺經驗的「泛語言」理解，常為當代學者所引述，以與佛教量論學者的觀點形成對比：

T₁: 世間(*loke*)並沒有不含蘊著語言(*śabda*)的經驗。一切心識活動彷彿都為語言所充徧。

現代學者往往認為，語言深刻地影響我人認識活動，知覺經驗無可免地含有概念或字詞的作用，或許賴以將雜多的事象整合為單一對象。「看見 X」也意謂著「將 X 看作是 X」。不過，如果說看見藍色的花時，我們便會概念地認識其為「藍色的」或「花」，則似乎與我人實際經驗有所出入。這顯示佛教量論學者「知覺無概念分別」的謬誤。不過，Bhartrhari 未必如學者們所認為那樣，全然否定無分別知覺的可能性。此中一個關鍵在於如何理解 T₁ 的「語言」一詞。於上文中，筆者歸予他如下的主張：

T₂: 所有日常生活中的知覺經驗或者明顯地、或者隱微地含蘊著語言。

Bhartrhari 以眾生心識深處存在著語言習氣種子，能於心識中現起為兩種意言：(i)可以名言表達的意言，(ii)不可表達的意言；後者有助於心識之認識事物的基本內外區分。此中，第一剎那新生的知覺經驗可能僅僅含蘊著(ii)：「對於外在事物的新生乍現的知覺，尚未認識[所賴以表詮該物的]決定相(*nimitta*)，使該物的自身體相以無法明言的方式顯現為『那個』」。這樣的知覺經驗並不含有(i)，因而不是有概念分別的(*conceptual*)，最多只能說是前概念分別的(*preconceptual*)。此外，《字句論》第三

卷的偈頌，也顯示 Bhartṛhari 認許前分別知覺乃至無分別知：

[A]識知(心識經驗)的純淨在於它具有對象的所有體相，而不含有[所賴以表詮該物的]所依相。[B]有些人以不具有對象相的識知，具有比前者還更高的純淨性。

[A]的知應是指，不含有可表達意言而且尚未認識到外在事物的決定相(=所依相)的知覺經驗，這基本上是前分別知覺。[B]提及不含有不可表達意言而且不具有對象體相的識知。於此，心識處於其純淨、真實的狀態，這應該是禪修中才能達到的無分別知。也因此，T₁的 *loke* 可以理解為「在日常生活」中」。如是，於此論文中，筆者試圖質疑當代學者如 Matilal 等人的詮釋。此論文於 2009 年 11 月發表於南華大學宗教所與政治大學宗教所合辦之第四屆印度學學術研討會。

第二篇論文題為“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what: An Indian Grammarian Notion of Intuition (*Pratibhā*)”。Bhartṛhari 主張，稱為 *pratibhā* 的語句意義的理解發生於一瞬間，於當下識取一渾淪無分的語句意義，後者不能化約為是構成該語句之字詞的意義的單純聚合。它也可以是我人對於事理的不可描述、頓時乍現的整體性了知，這種知引導出我人一切合目的的行動。為此，我人可逕稱之為「直觀」(intuition)。實則，它也涵蓋一般所謂的專家直觀，例如鑑賞家對於寶石的判斷知並不基於推論，也無法傳達，而僅能藉由練習而生起。此中較難於處理的是，如何系統地顯示這種知的體性，並突顯其現代價值。此論文將於今年 11 月 6 日以“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what: An Indian Linguistic-Philosophic Notion of Intuition”為題，發表於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語言與邏輯」哲學研討會。

第三篇論文題為“Reference and Superimposition: An Indian Grammarian View of Word Meaning”，以《字句論》第三卷〈論關係品〉為主，探討 Bhartṛhari 對於 *upacārasattā* 「施設有」概念的理解。要之，對他而言，語言使用無可免地引致彷彿存在於外在指涉事物之上的施設有，雖則這樣的施設有並非實有物。有註釋家以類似唯識宗進路的方式，強調施設有依待心識作用的性格：施設有為心識施設於外在事物上，並具有心識所引生的對象相。易言之，施設有是心識投射於外物之上的概念相或意向對象，由於字詞意義實即施設有，這也合乎 Bhartṛhari 以字詞意義抽象不實的見解。本論文討論此概念之作為字詞意義的作用，以及其與語句理解的關係，並與西方語言哲學的字義觀比較。此論文仍僅是草稿狀態，預計修改後於台灣哲學會批判與反思月會中發表。

四、參考文獻

1. Aklujkar, Ashok, 2001. 'The Word is the World: Nondualism in Ind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No.4, pp. 452-473.
2. Bhat, Saroja, and Bronkhorst, Johannes, 1994. *Bhartṛhari: Philosopher and Grammarian*,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3. Bronkhorst, Johannes, 1991. 'Studies on Bhartṛhari, 3. Bhartṛhari on Sphoṭa and Universal,' *Asiatische Studien*, 45, pp. 5-18.
4. Bronkhorst, Johannes, 2001. 'The Peacock's Egg: Bhartṛhari on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No.4, pp. 474-491.
5. Herzberger, Radhika, 1986. *Bhartṛhari and the Buddhists*, D. Reidel Publishing, Dordrecht.

6. Houben, Jan E. M., 1995. *The Sambandha-samudesa (Chapter on Relation) and Bhartrhari'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gbert Forsten, Groningen.
7. Iyer, K. A. S. (ed.), 1966. *Vākyapadīya of Bhartṛhari*, Kāṇḍa I,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8. Iyer, K. A. S., 1972. *The Vākyapadīya: Some Problems*,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Pune.
9. Iyer, K. A. S. (ed.), 1983. *Vākyapadīya of Bhartṛhari*, Kāṇḍa II,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0. Iyer, K. A. S. (trans.), 1977. *The Vākyapadīya of Bhartṛhari*, Kāṇḍa II,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11. Iyer, K. A. S. (trans.), 1995. *The Vākyapadīya of Bhartṛhari with the Vṛtti*, Chapter I, Deccan College, Pune.
12. Kjellberg, Paul, and P. J. Ivanhoe (eds.), 1996. *Essays on Skepticism, Relativism, and Ethics in the Zhuangz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3. Matilal, B. K., 1986. *Perception: An Essay on Classical Indian Theories of Knowledg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4. Matilal, B. K., 1990. *The Word and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lhi.
15. Ogawa, Hideyo. "Bhartrhari on Representation (*buddhyākāra*)." In *Dharmakī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and Tibetan Philosophy*, edited by Shoryu Katsura, pp. 267–286. Vienna: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6. Polanyi, Michael, and H. Prosch, 1975. *Mean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7. Raja, K. Kunjuni, 1969. *Indian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Adyar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 Chennai.
18. Rau, Wilhelm, ed. 1977. *Bhartṛharis Vākyapadīya: Die Mūlakārikās nach den Handschriften herausgegeben und mit einem Pāda-Index versehen*. Wiesbaden: Kommissionsverlag Franz Steiner GMBH.
19. Ryle, Gilbert,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Hutchinson, London.
20. Satri, Gaurinath, 1991. *The Philosophy of Bhartṛhari*, Bharatiya Vidya Prakashan, Delhi.
21. Tola, F. and Dragonetti, C. 'Some Remarks on Bhartrhari's Concept of Pratibh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8, pp. 95-112.
22. 赤松明彦譯註，1998，《古典インドの語言哲學 1》，平凡社，東京。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執行期間，筆者同時間撰寫其他論文及執行其他計畫，不免影響執行進度。筆者於2009年1月至7月期間，執行國科會國合處的補助學者國外短期研究計畫，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系進行約半年的研究，該研究主題與本計畫無關。不過，仍撰寫了三篇學術論文，其中“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what: An Indian Grammarian Notion of Intuition (*Pratibhā*)”已投稿國際期刊，等候審查結果。“Bhartrhari on Preconceptual Perception”一文已先於國內學術研討會發表。至於“Reference and Superimposition: An Indian Grammarian View of Word Meaning”一文，正進行草稿修改工作。雖然論文撰寫稍有延擱，但其內容上仍可達成預期貢獻。

藉此計畫的執行，對《字句論》第一卷、第二卷與第三卷第三章進行閱讀、翻譯或註釋等工作及撰寫學術論文，增進個人了解 Bhartrhari 對於語言本質、語言與經驗、語句優先性、字詞意義、字詞

指涉等課題的哲學見解，也有利論文撰寫。《字句論》各卷篇幅頗多，加上梵文閱讀的困難性，相關閱讀與翻譯等費時。另一方面，本計畫重視哲學分析與比較研究，因此計畫執行特別措意於《字句論》中較具有哲學旨趣的內容，另外也閱讀與論文主題有關的當代西方哲學著述，希望在思想分析與比較研究上，能另闢蹊徑，有異於前人的新成果產生。

“Meaning,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what: An Indian Grammarian Notion of Intuition (*Pratibhā*)”一文處理 Bhartrhari 對語句意義、句義理解以及相關知識的問題。文中從事理性重構，透過論證重新呈現 Bhartrhari 的思想見解，顯示相關直觀的範圍與特徵。此一議題頗具現代意義，不過，目前國際學界尚無對此議題的系統性與比較性的哲學分析，本文可以補充此一不足。文中論及 Michael Polanyi 的 tacit knowing 理論，也檢討西方哲學家對於 knowing that 與 knowing how 的二分，以 knowing-what 以為第三種知。論文也指出 Bhartrhari 的直觀概念，之於現代心理學的相應概念的意義。這裡所涉及的困難在於，Bhartrhari 的觀點和西方哲學家的見解仍有不同，如何借用後者以顯示前者的現代性是一大難題，需要對兩方面都有充量理解。無論如何，本論文析論深入、完整，應有其學術貢獻。

“Bhartrhari on Preconceptual Perception”一文討論 Bhartrhari 的知識論見解。其中重點在於挑戰當代學者對於 Bhartrhari 的語言遍在論或泛語言論的過度強調。文中指出，Bhartrhari 以眾生心識深處存在著語言習氣種子，能於心識中現起為兩種意言：(i)可以名言表達的意言，(ii)不可表達的意言；後者有助於心識之認識事物的基本內外區分。此中，第一剎那新生的知覺經驗可能僅僅含蘊著(ii)。這樣的知覺經驗並不含有(i)，因而不是有概念分別的(conceptual)，最多只能說是前概念分別的(preconceptual)。此外，《字句論》第三卷也有偈頌支持類似看法。此中問題在於，《字句論》偈頌文簡意賅，不易判斷其真義，而註釋的可依賴性也可能受質疑。“Reference and Superimposition: An Indian Grammarian View of Word Meaning”一文，探討 Bhartrhari 對於 *upacārasattā* 「施設有」概念的理解。語言使用無可免地引致彷彿存在於外在指涉事物之上的施設有，後者形同字詞的意義。本論文討論此概念之作為字詞意義的作用，以及其與語句理解的關係，並與西方語言哲學的字義觀比較。此一概念與佛學關係密切，但就《字句論》而言，則尚未於國際學界見有相關論述。本論文除可補充國際研究的不足外，應也值得西方語言哲學學者參考。

作為本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的三篇英文論文，處理國際印度學學界尚未處理或有疑義的議題領域，當各有其學術價值與貢獻，也大抵達成預期目標。此三篇論文均適合於國際期刊發表，也將尋求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

六、 附錄